

台灣追星族的「政治出櫃」：青鳥行動中，手燈點亮的身份認同與符碼攻防

「對追星人而言，粉絲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身份認同。」



| 2024 12 19 /

12月18日夜晚，台北氣溫陡降，在民間團體的號召下，被稱為青鳥的人群逐漸湧向位於八德路上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正門，為的是抗議國民黨將於兩天後在立法院表決多部爭議修法。接連幾位講者登台演說後，一群拿著手燈的追星族上台，談起對於開放中國團客來台的擔憂。

站在最前方的是一名戴著口罩、身穿黑色羽絨衣的女性，她的手腕上也懸掛著一支手燈，身後簇擁著同樣亮起手燈的夥伴們。她向台下訴說著開放中國團客來台的隱憂：「這不僅影響台灣觀光品質，更影響台灣粉絲搶票，中國粉絲破壞現場氣氛更是劣跡斑斑。」

「就像現在的中國國民黨正在破壞我們抗議的氣氛一模一樣！他們會拿著超大手牌、LED 燈擋住所有人的視線！」她們反控道，並向台下群眾表示，害怕偶像會誤解這些擾亂行為是台灣人所為，進而破壞台灣追星人形象，「對追星人而言，粉絲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身份認同。」



| 2024 12 19 /

不過，就在此時，十公尺外的國民黨自搭舞台上，立委徐巧芯的助理、國民黨青年軍謝克洋拿起麥克風，對著青鳥舞台喊道：「你越大聲，越顯得你像個瘋子啊！」

追星族聽到了，他們立刻回擊，「他們以為我們這些抗議的人都瘋了」，這名追星人停頓了一下，左手輕調口罩，隨即以堅定且緩慢的語調說：「可是我跟你們講，我們現在才剛開始。」台下隨即爆出一片歡呼。

謝克洋這段被認為是譏諷追星族為瘋子的發言，當晚立即被剪輯上字幕後上傳社群媒體，瞬間引爆台灣追星族的怒火。而追星族反擊的發言片段，也幾乎在同時上傳，一名追星族在底下留言：「秒剪輯秒上字幕，而且是多國語言版本，果然是追星人！」

這夜的集會，是由台灣公民團體經濟民主連合等團體發，當晚有超過六千名民眾上街抗議。此前，國民黨得知將有這場集會，回應將「以禮相待」，但國民黨選擇以搭起台子、配備音響與青鳥「打對台」，屢屢出聲干擾。

不過，真正炒熱該場集會的，還是那段「瘋子」的發言，不僅引發追星人的同儕敵愾，也勾起了追星社群最深層的創傷記憶。



| 2024 12 20 /

當《再次重逢的世界》唱進台灣街頭

那晚，迪奇正在和朋友聚會，隨手打開 Threads，取代偶像訊息洗版的，正是謝克洋在舞台上對著追星族大肆調侃的畫面。

迪奇擔心剪輯過的影片有訊息落差，甚至去查看完整直播，確認前後脈絡；一開始他只覺得荒謬，接著看到謝克洋持續在臉書上攻擊發文及轉貼影片者，有追星人被罵「北七」（台語發音，péh-chhi，意指白痴），更激起 Threads 上追星人的憤怒。怒焰在暗黑的螢幕上串聯成點點星火，迪奇無法忍受，心想應該要做些什麼了。

隔晚，立法院外便湧現了五顏六色的「偶像手燈」，大多有著手把與透明的圓形塑膠外殼，優異的透光性閃現偶像的象徵符號；在演唱會上，透過中控系統，手燈便能發出特定的應援色。追星族們持手燈群起而來，不再是為了演唱會，而是為了向立法院內，國民黨黨團即將進行的爭議法案排審進行抗議，那段「瘋子」的嘲諷，則推波助瀾了不滿的情緒。

「我有看到長輩拿著 EXO 的手燈，也有長輩跑來指著我的手燈說好漂亮，問我是買的嗎、怎麼會有這個東西，還說這是『民主的火炬』。」迪奇在19日和20日連續兩晚到立法院外參與青鳥行動，和其他原先不認識、卻因為拿著手燈而相認的追星族們站在一起，互相「認親」，原來不只是偶像同擔，在政治場域也有相似的價值觀。

Girls' Generation '소녀시대' (Into The New World)' MV

現場一隅，有一群人唱起了 K-Pop 女團「少女時代」的出道曲《再次重逢的世界》（Into The New World）。2007年，少女時代發行《再次重逢的世界》，這不只是一首青春偶像歌曲，更是過去近二十年間，韓國社會變革的符號象徵。

從2016年梨花女子大學的校園抗議，到同年反朴槿惠政府的燭光集會，這首歌的旋律始終縈繞在首爾的街頭。當數十萬民眾高舉燭光走上街頭時，「我愛你，就憑著這直覺，終結曾經掛心的徬徨」的歌詞，在寒冷的冬夜中迴盪。

這首歌的影響力並未止步於此。2019年，當南韓憲法法院宣布墮胎罪違憲時，支持者們以這首歌慶祝勝利。2020年的泰國反政府示威現場，這股韓流浪潮越過國界，示威者同樣高唱這首象徵希望的歌曲。

就在幾週前，南韓汝矣島聚集大量民眾，對南韓總統尹錫悅的彈劾表決施加壓力；當韓國國會通過總統尹錫悅的彈劾案後，首爾大學的抗議現場再次唱起這首熟悉的旋律，「在許多未知的道路上，我追逐著熹微的光芒。」

示威現場湧現的「偶像手燈海」，被視為年輕人及追星族群的政治參與，創造了新型態的示威，「政治歸政治，追星歸追星」不再是至上圭臬。僅僅不到兩週，同樣的場景轉世到了台灣，但相似的場景卻來自不同的脈絡。



2024 12 20 /

追星族的怒火：當我們之間出現第三者

觸動追星族群敏感神經的，為此前在12月17日所舉辦的「2024台北上海雙城論壇」。上海市副市長華源在致詞中提及「推動上海居民赴台團隊遊」，引發追星族群的強烈擔憂及反彈。他們擔心，一旦開放中國團客來台，便有可能形成「演唱會旅遊團」的現象，進而對演唱會體驗及秩序造成衝擊，當中更涉及國族及文化認同。這層疑慮指向了舉辦雙城論壇的台北市長蔣萬安，以及其所屬的國民黨，驅使追星族們來到立法院外。

一名追日本傑尼斯偶像「浪花男子」（なにわ男子）的女性粉絲，頭戴白色蕾絲頭飾，在冬季青島晚會上台發言，她提到可能會遭遇中國粉絲透過「偷吃步」的管道搶票、進而在現場為吸引偶像注意而干擾秩序，甚至破壞屬於當地粉絲的專屬福利。

她說，今（2024）年11月底浪花男子到台灣舉辦演唱會，喊出「Team Taiwan」，並將歌曲〈初心LOVE〉改為台語版演出。「今天當我的偶像喊出『Team Taiwan』的時候，一群操著兒化音、中國口音的人，在台下鼓譟著說『道歉』，在（偶像）唱出台語版的〈初心LOVE〉，只會喊著『我聽不懂，請翻譯』。」

這位粉絲更質疑，若開放中國粉絲來台，接機時將會出現「歡迎來到中國台灣」的巨型標語，可能使台灣粉絲陷入「被代表」的問題：「我們（日本偶像）的演唱會是不能夠被錄的，但中國人舉著手機、用針孔盜錄我們的演唱會，放到小紅書、微博，被抓到就說是台灣人做的，從此再也不來台灣開演唱會。」她反問：「這是你想要的嗎？」

在流行音樂產業中，無論是 K-Pop、J-Pop 或是華語流行音樂，在進行海外巡演時，改編或是選唱當地經典歌曲，幾乎可以說是標準配備，藉此鞏固與當地粉絲的連結。

同等地，當地粉絲也會把握偶像來巡演的時機，準備具有當地特色的「應援」，例如食物應援、廣告看板應援、卡車應援等。台灣更有頗負盛名的排字應援，會安排全場粉絲舉起大型色卡，合力排出要告知偶像的文案訊息。這般偶像與粉絲之間的互動，被稱為「雙向奔赴」，是偶像商業模式中非常重要的一環，在海外巡演尤其關鍵——是偶像在一般演出時不會出現的 Special Version，同時又是海外粉絲極其珍貴與偶像互動的機會。



2023 4 K-Pop TOMORROW X TOGETHER
China TAEHYUN Bar



而台灣的處境卻又顯得極為尷尬，礙於中國市場考量，許多偶像來台僅能稱「台北」而非「台灣」。大部分粉絲是願意體諒藝人的，所以當藝人突然在社群放上「TAIWAN」或是中華民國國旗時，更是會激起粉絲的感激之情；即便這是前往其他國家巡演時的日常宣傳模式，然而放到台灣的處境下，卻又顯得格外珍稀。
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台灣追星族憂心未來在自家舉辦的演唱會，將會因開放中國粉絲而被「代言」。實際上，這層憂慮已有先例。

2023年 K-Pop 男團 TOMORROW X TOGETHER 來台開唱，場館外便飄著中國粉絲團的應援街旗；同年女團 NMIXX 的台灣演唱會，中國粉絲更發起 LED 卡車進駐台灣街頭展開應援活動。若 LED 卡車上僅標註 Chinese、China 或是「中國大巴」等字眼，在目前台灣法規無計可施下僅能勸導，然而當照片發布在微博上時，文案直接寫出「中國台北」，令許多台灣粉絲感到被吃豆腐，但遊走在灰色地帶無法可管，只能吞下。

國族認同遭到長期壓制，這也是為什麼在青島舞台上，粉絲會如此激動地喊出：「我要看見的是，台灣的粉絲終於可以進到偶像的視線！」



2024 12 20

/

「你是中國人嗎？」「我是台灣人。」

隱身在應援 LED 車背後的中國粉絲，似乎面貌模糊，然而在台灣追星族的經驗中，與中國粉絲的交涉往來多不勝數，一張張面容清晰可見。

32歲的 LIN 入坑 K-Pop 兩年，兩度飛到南韓參加偶像演唱會，在演唱會場館外被中國粉絲用中文問：「是中國人嗎？」，LIN 立刻回：「我是台灣人。」這樣的回答，當下即被忽略。

「比較不舒服的是，在我說出自己是台灣人的時候，對方的不理會，顯見台灣人的國家認同被無視的那種無力感。」LIN 表示。

LIN 的經驗並非個案，在社群平台 Dcard 和 Threads 上的追星討論中，甚至有更多談及被中國粉絲「吃國籍豆腐」的分享。跳轉到小紅書上，亦能讀到中國粉絲忿忿不平，聲稱遇到「TD」意即「台獨」的撰文——當詢問對方是否為中國人，對方回答自己是台灣人，即認定為台獨。

這些發生在追星場域的「國際交流」，是航運發展及演唱會商業模式交互運作下的結果。

2010年起，台灣與日韓完成航約修訂，開放更多航線的航權，促使日本與南韓低成本航空陸續開啟台灣航線，大幅降低了票價，日韓成為台灣中產階級可頻繁前往的假日生活圈。

此外，對 K-Pop 及 J-Pop 粉絲而言，台灣並非偶像巡迴的必訪之處，想看偶像就必須飛出國；即使偶像有來到台灣開唱，日韓的演唱會票價相當程度低於台灣票價，赴日韓看演唱會不但能體驗到原版專屬的演唱會規格，還能兼顧旅遊享受，權衡價值之後，出國看演唱會便為追星族心中合理的選項。



2024 12 20

/

同時，日韓演唱會的售票模式，也影響了追星族的行動軌跡。尤其是 K-Pop 當紅團體在韓國的演唱會，經常有限購一張的規定，抑或是因為競爭太激烈，光是能搶到一張票就值得慶幸。在這樣的售票規則下，台灣追星族常有「一個人出國去看演唱會」的傳統。即使能透過追星社群找夥伴攤分住宿與包車，當走進演唱會場館內，仍會有大量與其他國家粉絲進行交流的機會。於是，作為在語言上能夠直接溝通的台灣及中國粉絲，「你是中國人嗎？」「我是台灣人。」這樣的對話，在台灣追星族的際遇中不斷複製貼上。

在現實生活的碰撞以外，數位場域亦是另一局的對弈。

實際上，在中文世界的數位傳播中，一面小小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，已悄然成為台灣粉絲保護創作的獨特印記。這個現象來自粉絲社群的「再製」文化——將偶像的影音內容重新剪輯、翻譯，再分享到各大社群平台。

儘管像這樣的二次創作在法律層面依舊模糊曖昧，但對偶像產業而言，這些由粉絲自發製作的內容往往比官方宣傳更具傳播力。不過，在數位搬運工絡繹不絕下，如何保護自己的心血結晶，成為粉絲們關注的議題。

在此背景下，台灣粉絲發展出一套獨特的「數位防線」策略：在影片浮水印中加入中華民國國旗或「台灣獨立」字樣。這看似簡單的標記，輕巧地將政治敏感議題轉化為版權保護的工具，有效阻止中國網友將心血「整碗端走」。

這反映出，台灣與中國的國族認同角力，創造出一道阻擋數位搬運的高牆，中華民國的國旗，讓通用的中文翻譯影音，關上跨洋複製貼上的大門。

儘管這些與中國粉絲的互動，令許多台灣追星族感到不適，但這些感受也尚未強烈到足以驅動粉絲上街。究竟是什麼驅使追星族「政治出櫃」？必須先將鏡頭移往今年5月的第一次青鳥行動。



| 2024 12 20

/

迷妹出櫃：當粉籍與政治參與連結

今年5月下旬，十萬人聚集立法院外的青島東路周邊，質疑國民黨及民眾黨立委倉促通過爭議法案，有國會變相擴權之嫌。這場運動被稱為青鳥行動，也是追星族首度在台灣社運中標明參與。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便是一位用淺藍色緞帶綁著雙馬尾、穿著同色洋裝的女性，手持標語寫著：「兩兆可以買 HYBE+JYP+YG+SM」，諷刺立法院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提出預算超過新台幣兩兆元、被批是錢坑的「花東交通三法」。

這則標語的「價值換算」其實在追星界屢見不鮮——社群中流傳的玩笑話是，機票萬元左右便宜、演唱會門票幾千塊便宜、偶像周邊小卡幾千塊便宜，但是運費38塊很貴。「兩兆可以買 HYBE+JYP+YG+SM」點出 K-Pop 四大經紀公司，讓追星族對於天文數字金額有了實際的感受。在當時興起成追星與政治討論樞紐的 Threads 平台上，原先以追星為宗旨的帳號，也受到啟發，紛紛跳出表達政治理念。

製作標語的小瞳對媒體提及，由於追星族群對政治冷感，多數人習慣用中國網站看偶像影片跟節目，所以想以此方式喚起追星族的關注。

小瞳的擔憂其來有自，追 K-Pop、J-Pop 需仰賴翻譯，中國粉絲大規模上架的翻譯內容，確實是台灣粉絲能輕鬆吸收的管道。正因如此，在台灣追星社群中，「是否該禁止使用中國用語」的討論可說是每季定番——部分追星族因長期收看中國翻譯而使用中國用語，部分追星族則相當拒斥這樣的現象。

然而，「追星族政治冷感」的印象，卻可能存在誤差。

具有十年以上追星資歷的迪奇，十年前也曾參與太陽花運動，後續還有高中課綱微調，以及每年的同志遊行，但他從未在社運現場以追星族的身份自居。在今年5月第一次青鳥行動，迪奇照著社群上的教學自製珍珠奶茶手燈；這一次12月的冬季青鳥，他也來到立法院外，舉起自家偶像的手燈。

「上次的青鳥活動時，就有追星人帶手燈上街頭。當時有人譴責說，不應該讓偶像涉入政治爭議的聲浪，」不過迪奇觀察，實際上現場還是有追星人帶著手燈到場，但數量還不算太多。

平時就會關心政治及社會議題的迪奇，決定以追星族身份加入冬季青鳥行動的原因之一，是因為追星的自我認同，遭到謝克洋的攻擊。同時，他也說另部分則是受到南韓手燈抗議尹錫悅、偶像藝人如少女時代成員俞利、IU 以及 NewJeans 提供食物給參與示威粉絲、偶像李彩演親自上街等影響，也讓迪奇重新思考，是否要將追星的「粉籍」與自身的政治參與做連結。

「在看到韓國戒嚴抗議事件及追星人被攻擊的情況下，這次上街就有攜帶手燈。參與時也會尋找追星人或同擔相認，有種特別的凝聚情感。」

追星文化中有隱身及切開私人生活的習性，在社群中大鳴大放的粉絲，轉身隱沒在人群後，在個人生活中卻鮮少透露出半點追星的痕跡。這是由於追星長期被視為次文化，一旦脫離追星群體，就可能面臨無腦、盲目的訕笑，部分追星族因而隱藏自身的愛好。

趁上班前上街頭的阿桑，從小六開始追星，工作後頻繁赴日韓看演唱會，他自承以追星族為榮，卻仍要面對外界不解的眼光。「我的周遭朋友、碩士班同學或是同事，都講過『你又要出國、又要追星』，雖然他們沒有惡意。」

因此，雖然阿桑還是會在個人生活帳號分享演唱會紀錄，但也會將部分追星實況發布在與個人生活切開的小帳，或是設定為摯友限定，分層管理是因為顧慮會被貼上「瘋子」的標籤。對於謝克洋的「瘋子」一說，阿桑並未感到憤怒，「我覺得他只是想要狐假虎威，但他根本不理解追星族。」

「但我可以理解追星族的憤怒，追星族常會被說是盲目、不務正業。」阿桑知道，許多追星族經常承受污名的委屈與壓力。

迪奇是大方公開追星身份者，但他確實知道有許多人隱身，直到近年 K-Pop 蔚為全球流行，地位顯著提升，「越來越多粉絲願意現身，不再覺得講出自己喜愛的偶像是丟臉的事。」

這兩次青鳥行動不只讓網路上的追星帳號願意「政治出櫃」、帶著偶像的頭像表達自身的政治立場，也讓那些平時在社運場合較低調的粉絲願意舉起手燈「迷妹出櫃」。原先斷裂的兩個生活圈，在手燈的光線下連結了起來。

重構文化符碼：粉絲的專業能力與身份展演

此次冬季青鳥行動之所以讓大眾認知到追星族的現身，除了手燈之外，就是在現場輪播標語的 LED 卡車。從組織動員到發動不到24小時，集資九分鐘達標，這輛 LED 卡車展示著過往示威現場少見的繽紛色彩與可愛設計，追星族們更是拿著手燈與卡車合照，彷彿來到演唱會，緩和了示威的緊張氣氛。

LED 示威卡車已是 K-Pop 產業中的特殊文化，這一波粉絲使用 LED 卡車進行意見表達的風潮，最早可追溯到2019年12月，女團 BLACKPINK 的粉絲租用了卡車繞行 YG 娛樂公司，透過 LED 燈板表達訴求：要求公司讓 BLACKPINK 有更多出演電視節目的機會、讓成員們有 solo 歌曲出道。隨後在疫情期間，當粉絲們無法進行現場抗議，LED 示威卡車更成為了將粉絲意見實體化、可視化的存在。

疫情後仍有越來越多粉絲透過示威卡車傳遞訴求，類型五花八門，從偶像戀愛到資源分配不均皆有，更會在文字呈現上力求創意，每每成為南韓網路的討論焦點，網友還會戲稱「卡車司機的收入真是可觀。」

不同於南韓粉絲的三行詩創作，這一輛冬季青鳥示威卡車所展現的，是台灣追星族的快速回應及多語言轉換能力。

「手燈是我自己買的」回應 PTT 網友影射追星族並非自發參與；另一句標語「台灣不需要ㄅㄞㄞ 更不需要 ㄅㄞㄞ」，需要同時具備中文、台語及韓語能力才能夠運用諧音「解碼」，與轉換日文的「りしれ供さ小」是類似的概念。而語氣強烈的語句，包裹一層密語後，便成為追星族辨認彼此的暗號。

暗號不只存在在標語，由於偶像產業中大量使用符號象徵，使得一般人眼中並無特異之處的物品，追星族都能一眼辨認出意義。一名網友質疑一位上台發言的追星族連「粉籍」都沒有揭露，另一名網友隨即點出台上追星族的手燈屬於哪一組偶像——手燈不只是手燈，手燈即身份。

X 帳號 @mmm_twlzl 繪製的手燈護台灣圖，當中絕大多數的手燈，都是來自 K-Pop 偶像。不過，當這些立法院外的手燈集會照片傳到南韓網路後反引起另個困惑：為何台灣人不用本地偶像藝人的手燈？

這要從 K-Pop 的產業特色談起。在 K-Pop 世界中，手燈是偶像形象的核心元素，常在藝人出道前就設計完成，用以呼應偶像的整體概念。韓團經常透過應援教學、周邊商品、MV 拍攝等方式與手燈互動，還會為手燈取名，粉絲間也會販售手燈的裝飾物。相較之下，J-Pop 較少這樣的連結，華語流行樂更是把手燈視為演唱會的一次性商品。然而在 K-Pop 文化中，手燈已成為粉絲身份的重要象徵。

在19日的青鳥公民舞台上，一段直指粉絲認同本質的發言，便呈現這樣的追星與國族意識的連結。她說：「粉絲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身份認同，而作為台灣的粉絲，我們的身份認同跟台灣息息相關。身處在這片被政治現實左右的土地，我們沒有辦法忽視現在立法院裡面發生的事情。」

娛樂及偶像產業早已與政治表述綑綁，她提及多次看到「中國台灣」、「中華台北」宣稱時的失望——「一次次的妥協與無奈，背後都是政治立場，而這些行為侵害的，不僅是我們的自由，更是我們的身份。」

而手燈護台灣圖所反映的，並非偶像市場版圖，而是身份認同政治。身份認同從粉籍到國族，一路驅動著台灣追星族們，帶著手燈走上街頭。

在發言的最後十秒鐘，台上的追星族還有一件重要的事。「最後補充一句，」她謹慎的語氣帶有一絲驕傲，「手燈是我自己買的！」

（尊重受訪者意願，迪奇、LIN、阿桑為化名；本文歌詞翻譯引用自 your song.）